

繡鐵盒裝集

靖鐵齋集

第一集之

蘇子瞻

PDG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月出版

繡鐵盒叢集 集之第一(全一冊)



著者 螺陽賀仲禹

發行者

廈門新民書社
鼓浪嶼聖教書局

印刷者 閩南職業學校

定價	每本大洋二角五分
價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序

同邑賀子仙舫勇於治學作吾道中樞關義歷文才氣辟易儕伍著有繡鐵齋若干種將先梓其詩文詞行世上月一日以書來告曰閣下知我愛我敢乞一言弁諸簡端藉增光寵輝拜命而心許之矣溽暑坐困病未卽應越數日少間曰輝於賀子文字交十年所矣海天分手去歲重把袂鷺門一席皋比隔江千里卽有驚心蕩魄之作鬱勃磅礴喻諸幽獨亦以相孤昕夕欣賞無期茲集哀成末由受而卒業內滋訟焉言之似可以已然而文章公器去取自有權衡爲士衡詹父太沖無常也爲王吉蜚螭司馬仍無常也寸心甘苦祇宜問諸風雨窮廬知者不知者愛者不愛者均與之無町畦也俗士貴聞賤觀褒貶一準愛憎訥之者不足爲詩文憂諛之者不足爲詩文快鄭板橋手其集不喜求人作叙真卓見哉大抵不

序

序

朽之言功德鼎立四杰之杰也不廢江河焉昌黎一代斗山也心折李杜光燄焉以此推之揚子雲所謂壯夫不爲非真不爲也或謂爲之不能至耳賀子進地月異而歲不同今不以輝不文亟亟屬之以叙夫引爲知愛而屬之知不樂阿好貢諛以褻公器爲不知不愛者譏也言之又曷可以已蓋著作之權操諸己造物能妒之而不能厄之鬼物能護之而不能賊之上下古名作夥矣但蘄與千秋文苑爭一席瓣香則外不撼於浮議內不怠其所學所謂因文見道因詩之真在是己况翩翩而撰之屹屹而爲之踵此之刊當更有進一言之末曷足以光寵吾賀子哉如謂慧遠雕龍假休文增價惠恭雙枕藉小謝知名也則輝當遜謝之曰否否不敢丙寅八月惠安汪煌輝拜序于厦大博學樓

序

新舊文藝聚訟劇烈勝負未決以余觀察偏語體者未必盡能文言善文言者萬無不諳語體近代提倡語體諸君子其作品之表現得羣衆之鑒賞無一非從文言中醞釀而來余友賀君仙舫邃於古者課餘筆花墨瀋飛灑江天久已洛陽紙貴此次刊行叢集非不能屏棄一切藉以迎合社會心理蓋君於新舊文藝真所謂古今只此筆數枝惟君能以一手持者獨斬斬焉人棄我取作中流之砥柱不隨時會而轉移始自信語體文言實有密切關係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古有明訓願與同志共勉之非好談保存國粹比也噫文言至今日遭世屏黜類皆咕嚕小儒過事穿鑿沒却性靈致爲改革者所詬病君文如行雲流水純任自然民國己

序

四

未余南來避寇幸識荊州君正主道南筆政每出一紙萬戶傳觀時語體潮流尙未澎湃君文已擅老嫗能解之妙其脫離尋常窠臼久矣回溯風雨晦明瞬經八載時或酒酣耳熱縱談古今不勝人世滄桑之感而君神志堅定不爲紛華所擾靜度此閉戶著書之歲月余爲環境所累輒作勞人舊學日益荒落胸中已成沒字碑展誦茲編百感交集不知所云丙寅中秋前二日永泰鄢耀樞識於韓江寓

監

繡針度罷慚花樣



著者肖像

鐵硯磨餘笑非才

新學堂
PDG

繡鐵盒叢集目次

汪序

一

鄔序

三

作者肖像

文

二十四篇

一

詩

古近體二百九十一首

四三

詩

餘二十四闋

九九

墨

餘十五則

一零七

繡鐵盒叢集

(集之第一)

螺陽賀仲禹

文

山公雅各榮哀錄序

死有以異乎。無以異乎。死而有異。何以一坏黃土。同歸於盡。死而無異。何以同一死也。惋悼悽愴者有之。歡欣稱快者有之。然則死果有以異乎。無以異乎。賀子曰。吁嗟乎。人孰不死。死一耳。何異不異之有。異不異。存乎心。發乎事。道德之所擴充。理義之所浹淪。文章事業之所鼓盪。其生也。天下仰之若泰山北斗。其死也。雖婦人孺子。亦痛哭失聲。卽百世後。猶稱頌不衰。若而人者。其天賦之清。秉稟之厚。煦育培植之廣大精微。固足以參造化。關盛衰。左右羣倫。傅翼世道。卷之則浩然獨存。舒之則彌濶無屈。炳若夷若。與天地同流。與日月爭輝。與山河金石并壽。而翹然獨異。蓋有不期然而然者。於死何與焉。蓋

文

一

嘗論之。聖賢君子之持身也。不務激而炫高。不立奇以矜世。不以玄窈駭俗。不以瑰瑋聳衆。其一言一行。率循庸常平易之軌。而爲匹夫匹婦之所及知。飲食日用之所及行者。而天下後世。卒未嘗以其庸常平易而忽之。且取其一言一行。奉爲大經大謨。蓋聖賢君子之存乎心。發乎事。非有求異於人。而一本於彝倫靈覺之衷。故能流露無滯。爲天下後世所宗仰。彼務激立奇。駭俗而聳衆者。或能當時則榮。沒則已焉。究非所論於聖賢君子之道也。殊不知道無不庸常。亦無不平易。自微言歇而大義絕。世俗之見。或毀行汙德。或矯情枉性。聖賢君子庸常平易之道。遂漫滅無餘。久而久之。人徒見其高奇。而不見其庸常也。徒見其玄窈瑰瑋。而不見其平易也。要之聖賢君子之存乎心。發乎事。果有以異於衆人矣乎。嗚呼。此天人之辯也。而余不能不因之有感焉。山公雅各英人也。抱道來華。歷有年所。其存乎心發乎事。久爲當世所矜式。其死也。人無不惋惜悽愴。各出其詞章。以抒寫其哀感之思。哀成巨冊。

斐然大觀。人固以聖賢君子視山公。庸詎知山公之存乎心發乎事。一無以異於衆人。特天下後世之存乎心發乎事。卒無有能及山公者。故山公庸常平易之道。遂爲衆人所視爲高奇。爲玄窈瑰瑋矣。可不大哀乎。雖然。人能異乎山公之存乎心發乎事。而又能異乎山公之死。而惋惜悽愴之。亦可見大道之未盡泯滅於人心。天理之未盡汨沒於季世也。故當是冊之付刊也。余因舉天人之辯而備論之。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山兜賀氏家譜序

賀氏本爲慶氏。蓋齊公族慶封之後也。漢侍中慶純避安帝父諱。改爲賀氏。魏書官氏志。賀蘭氏賀賴氏賀敦氏。俱改爲賀氏。蔓延於湘汴皖閩諸省。而白崎則爲吾邑賀氏始遷之地。繼而子孫散處於山兜山富坑柄庵后等鄉。迄今二百餘年矣。宗兄景清。仁厚君子也。世居山兜。青一衿後。無復仕進想。而專以敦薄勵行勸後生。患其鄉譜系失傳。無以明木本水源之義。因復搜稽白崎木主。知自一世祖某公。至今凡九世。二世

分三支。三世分五支。將歷脩而并存之。爲山兜賀氏家譜。旣成。函余一言以爲序。余聞之龔子定齋有言曰。欲子孫之必賢。有二術焉。曰家法。曰家訓。家訓以訓子孫之賢而智者。家法以齊子孫之愚不肖者。由是臚而爲家譜。則史表之遺也。廣而爲家乘。則史傳之遺也。二術立。譜乘舉矣。又聞之歸子震川有言曰。仁孝之君子。能以身率天下之人。而況於骨肉之間。又曰。吾之爲譜。非徒譜也。求所以爲譜者也。嗚呼。賀氏一姓。譜乘闕脩。亦已久矣。乃景清獨能舉而脩之。其高閣遠引。良足欽式。而其以孝友悌弟之行。思以訓齊一族之賢智愚不肖者。用心之厚。尤令人可敬。則其求所以爲譜者。蓋深有合乎二子之旨也。抑吾又聞之。蘇子明允有言曰。自吾之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自吾之後。而莫之知焉。則從吾譜而益廣之。可以至於無窮。則景清是譜之脩。於淹遠莫考者。姑闕之。而望後之爲繼者。將無忘先人之志。而益思所以紹述之。固且與蘇子同其抱負也。嗚呼。景清之志。愈乎遠已。願余

有不能已於懷者。吾鄉自開族以來。其間世次。皆不可紀。幼時。侍先君子側。趨庭之餘。輒舉以叩。先君子爲道其近者。而遠者莫得其詳。年代遐久。余小子何得而述焉。極擬掇拾所聞。列爲近世家譜。而天涯歷落。卒未下筆。戊午冬。反里度歲。春雨微濛。寒窗兀坐。蒿愴高曾。益縈夙抱。復與遜澄伯兄談是事。伯兄大以爲然。繼以挈眷鷺江。人事彌促。此志終未逮。極目鄉雲。寸心耿耿。承先啓後之責。追遠念祖之誠。吾於景清。滋愧慙焉。

春燈集序

夫自藁砧入賦。隱語傳樂府之音。齋曰鐫碑。微詞悟曹娥之句。於是燈前射虎。世有通人。月下雕龍。時來作者。則有鷺江名士。太白後人。繡伊先生者。腹多王勃詩書。豈只胸藏二酉。倉盡曹曾典籍。何殊坐擁百城。寫將十幅蠻牋。騷壇久主。持得一支湘管。瑤圃長揮。乃思結蒼茫。粲心花之賡豔。神通造化。唾牙慧之餘馨。每當三五月明。巧製庾

詞之什。抑值春秋夜好。大挑火樹之燈。索妙緒於環中。看衆體之畢具。探明珠於驪頤。信方寸之奇靈。着想非非。正可遣六經爲他注脚。含情脈脈。直將驅百氏作厥評眉。妙手偶得之。漫道割裂於組繪。匠心獨運也。休嫌狡獪之文章。誠可謂杼腕底之全功。補聰明於冰雪。愜胸中之生趣。化筆墨爲煙雲者矣。茲者先生將哀集珠璣。纍成寶塔。選裁綺繡。製作天衣。喜藏頭自有名師。嘆歇後無非雋語。偏羨多才多藝。聲擅擲金。佇看一字一縑。價爭貴紙。斯編一出。宜贈來李白之詩。餘子無奇。盍焚盡君苗之筆。僕也十年作嫁。曾參矮子道場。萬里浮蹤。未脫阿婆乞相。較之先生之家風克紹。合題商隱之名。何似賤子之機綫無長。有忝知章之裔。他日春釭逐鹿，問君何處傳薪。此時鐵硯塗鴉。算我未曾作序。

錦江林隱語序

林桂舟先生者。溫陵舊族。夙著才名。鷺島羈身。久稱市隱。騷壇長結

。詩每雜乎仙心。畫事能工。筆常參夫蝶夢。卽論意氣。固謝公邱壑。而杜老胸襟。若問風懷。亦稽子衣冠。而阮郎主客。緝柳編於細字。削桐簡以孤歌。虹帶初拈。硯洗散花之鉢。雲裳自織。爐焚乞巧之針。燭剪一二分。藉碧筒而寄意。月明三五夜。縷紅火以篆心。時則客集簪纓。大異推敲之束縛。人來冠蓋。竟同競病之吟哦。漫移齊己之詩。黃鶴樓重留韻事。謹拜士龍之句。曹娥碑乞譜新聲。爾乃麗句裁雲。六朝夢罷。香花蘸筆。三晉春深。素姮之識曲原多。脫帽人居然高士。幼婦之賞音何遠。捲簾女却是妙娘。鬥角鉤心。可像形而會意。量弧輟矢。假懸擬以書空。且也鮫人多識六如。藉壑松而藻繪。縹士久傳少野。託雲水以畫圖。綠竹千竿。乃成个字。紅流一笏。好認平書。葉公龍豈真一現。曹子虎自足千秋。聽來銀樹鶯喉。每擬添毫求肖。悟得旗亭燕尾。終教擊節狂催。結想徘徊。試圓茶夢。凝神躑躅。聊寄松盟。此所以洗盞當筵。激賞應邀浮白。因而停盃失笑。流傳早定殺青者也。夫滯於機

者。罔識自然之境。局於法者。不知自得之師。惟有心人。悠然以會。從無意處。偶爾而通。笑證禪門。愜此中之生趣。慧參覺路。偷大塊之全功。文章正自天然。應列太玄之例。筆墨原非遊戲。漫同小道之觀。品逸於仙。先生何高興乃爾。心閑似鶴。此老定山僧無疑。僕也屢歲驅飢。笑韶華之虛度。頻年浪跡。愧風雅之無聞。慚我鈍根。對茲妙製。羌無嚮引。徒有卮言。安能籬曲水邊。燈前月下。抑亦茶餘酒後。笑隙談叢。一同之子以長居。也向人間而徵逐。

樂天齋談屑序

蕭齋日永。小院春深。或燈前月下。飯後課餘。集二三知己。煎茗茗。斟紅酒。舉國閒掌故。異傳逸事。遺行一蠟首。文章技藝。與夫山水草木。禽獸煙雲。外而瀛海奇話。下而閭巷瑣語。一一傾筐倒篋而談之。言者聽者。忽而喜。忽而悲。忽而撫掌拊髀。忽而慷慨激昂。可驚可愕。可泣可悲。亦玄亦禪。亦風亦雅。津津亹亹。樂此不疲。更舉而一一